

若諸菩薩修行大乘如恒沙劫，貪心相應而犯戒者，

其罪尚輕；若一瞋心而犯於戒，其罪甚重。——大寶積經

世紀疫情的反思 提舍

世紀疫情來得突然，影響之大、深遠，令人瞠目。各人忙於應對，無暇反思，無法弄清楚是什麼一回事。一年多以來，感染人數達11億，死亡人數達250萬。不可謂不多，可是沒有引起太大的恐慌。比起其他疫情，人們算是冷靜，卻嫌輕忽，也許疫情來得太突然，人們反應不來吧！

疫情下，不能出來歌舞歡樂，醉生夢死，乃至不能工作，上學，甚至吃喝玩樂亦有所限制，叫很多人吃不消，有些甚至冒險違規，不惜以健康生命去冒險。可見人們缺乏耐性，捱不住變化，尤有甚者，將不滿歸咎政府，歸咎他人，作出破壞，演變成暴力，可見人心不佳。

這次疫情來得突然，無聲無息，叫人反應不過來。卻奇突古怪。全世界人們因此而戴上口罩，彷彿不能以真面目見人。人與人必需保持社交距離，不可以太接近，聚眾有一定風險，不適宜熱鬧，要保持儀態，不可亂說話，口吐噴沫。亦即所有皆應有所收斂。很多身體壯健，或是強人，輕視疫情，隨即受到感染。很多高薪之士一夜間失業，中小企業紛紛倒閉，就是跨國的大型企業，亦捱不住，名存實亡，而病倒，死亡亦是普遍的現象，整個世界，彷彿一夜間變得難以猜測，很多不可能的事竟變成可能，在在印證了無常的不確定性。這些變動，彷彿背後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推動，亦有一種聲音在警告我們，要我們重回正軌，否則將承受沉重的惡果。這背後的啟示是什麼，卻叫人費解。

至於那些暫停上課，家居工作之士，是否快樂呢？平時厭倦上班上課之人，這次天從人願，可以自由了。但是，他們不會快樂，甚至叫悶，度日如年。校園生活，工作環境，是否如此不堪？他們可有反省，能有舒適的環境學習、工作，何等幸福！他們可有想過對社會，對自己負有責任？可有想過成長，提昇自我？

災難現前，仍有很多人毫無感覺，很多人仍醉生夢死，不肯吃虧，不肯稍有付出，去應付當前的災難，還去譴責他人，對自己做成不便，阻撓自己的正常生活。雖未能大魚大肉，夜夜笙歌，但心仍嚮往之；待解封後，持續那些不健康，不正常的生活。心仍向外馳，要往世界各地遊覽，要享受人生，要不斷滿足自己的慾求。

災難本來使人反省，使人團結，相親相愛，營造吉祥。災難使人更堅強，更積極面對人生，更精進去改變這個世界。憑藉這些原動力，另一個人生的高峰點很快出現。可是，這次災難看不到巨大的積極動力，人心仍然不古，反省力度不足。災難的巨大代價、教訓沒有得到汲取，實在可惜，但見人們仍在沉迷中度日，叫人擔心。

疫情、人心、因果，來得突然，彷彿一夜間變天；但亦似由來有自，只是沒加留意。世界如此，不知悔改，不知反省，只會觸發更多災難。

際此無力時刻，除了積極反思、提昇外，佛教的因果法則，懺悔方法，將外馳之心拉回來，將人心導正，該是拯救之道。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香港佛教人物誌 寂慧

葉文意

有一類佛教人士，佛學水準平平無奇，需下很大苦功，卻不能對「深經」「契入」，正因如此，他們頗能踏實地修學，將勤補拙，謙卑學習，禮賢參學，處事穩當，不擺架子，恒持不懈。最後亦能發光發熱，甚至比很多聰明利根之士，成就更大。可見後天的努力，確能改變一個人的成就。

葉文意不但在衣著、外貌、聲調等給人單調、呆板的印象，更終身不婚嫁，可是以其對佛教的熱誠，竟沒有出家，可見其有一定的「偏執」。

她出生於一九二九年，世壽八十五，事師羅時憲，並於珠海書院修讀歷史，精勤修學，恒心不退，不苟言笑，華而不實，沒有架子，對於弘法利生事業的邀請，欣然接受。她是一位校長，醉心教育事業，對弘法佈教，佛學講座，佛學班，禪修班的參與，一生中從未間斷。曾在明報撰寫佛學專欄，於大會堂講經十三年，於香港大學校外課程的佛學科講授九年，中文大學教授靜坐十年，撰寫《香港早期之佛教發展》，為空白的香港佛教史開啟新頁。而她的「空中結緣」佛學廣播節目，更長達數十年，「至死不渝」，在當年以廣播弘教來說，可說前衛兼有遠見，除了影響香港外，更影響國外的華人區，其貢獻之大，難以計算。

香港公益金草創不久，她便發起佛教界，每年一次的步行籌款，體驗大乘精神，且深入社會，從無間斷。從這些使人「驚訝」的舉措中，可發掘出她的性格非如外觀及學者的偏執，而是多才多藝，性格廣泛，契合佛教義理，人格化且可愛的一面。

如此難能可貴的人材，實是佛教之福。

高永霄

另一位居士高永霄（1924—2012），亦如葉文意般忠於佛教，他除了自己本身的職業外，幾乎所有時間皆投身於佛教事業中，無論大型演講、小型演講、著作、創辦學會、參與各佛教團體等，無不涉足。沒有一點架子，只要有人邀請，必全力以赴。亦會恒心地，無間斷地堅持下去。環境豪華的場地，他會出現演講；環境狹小的場地，他亦樂於作嚴肅的講經，聽眾雖少至三數人，他亦不介懷，堅持宣講下去。

他是三輪佛學星期班、明珠佛史班、菩提佛學班研究講師，在各種佛學雜誌及紀念文集發表文章。撰寫中國及日本佛教歷史，更對荒地般的香港佛教歷史，撰寫《香港佛教源流》，給空白的香港佛教史啟端。

他曾是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分區總會的多屆會長，出席日本、泰國、尼泊爾、美國、南韓、台灣等地的「世界佛教徒友誼大會」，參加於斯里蘭卡的世界佛教領袖及學者會議，對於佛教，他可說席不暇暖，鞠躬盡瘁。

菩提心的故事

佛學院 寂慧

算命師：你不要做佛學院。我已幫你算過，你沒有可能成功，你必定失敗。我的算命技術從未失敗過。雖然你是出家人，發心端正，但你聽我說，不要辦佛學院，我是為你好，不想你蒙受重大損失。

出家師父：我是出家人，做佛學院是份內事。不做佛學院，還能做什麼呢？縱使失敗，我偏要做。

兩年後，佛學院失敗告終，蒙受重大損失，且背負不少債務。

出家師父：我雖然失敗了，但希望影響他人，製造一個潮流，讓其他人致力去辦，終有成功的一天。古往今來，失敗的例子很多很多，成功的例子很少很少，不要緊，路是如此走的。沒有眾多失敗的例子，不能成就成功的例子，就讓我的失敗，成就未來他人的成功，沒有失敗的例子，沒有播下種子，成功沒有可能，沒有失敗的例子，後人無法汲取教訓，種下成功的因。這次失敗，是對他人小心行事的鼓勵；這次失敗，在喚醒同道中人前仆後繼。

但最終是失敗了，不需算命，我是能預見的，那我為什麼而做？我如此做有何意義？一切皆是幻事，正所謂「空華佛事，水月道場」，不做不行。

何以故？

道理很簡單，如要學音樂，必需有音樂學院；要學法律，必需有法律學院。當然，要學佛，必需有佛學院。

因此，沒有佛學院，佛教便沒有明天。

深深的思念 那羅

深深的思念
淡淡的遺忘
我將永久失去你

你突然走進我的生活
當我大笑時
你凝視我至收斂
訴怨著你的獨自離去
當我低落時
你凝視我至歡欣
訴說著我倆的闖蕩

你已多天沒出現
卻仿如隔世

深深的思念
淡淡的遺忘
我將永久失去你

最痛是你的歡笑
最痛是你的抬槓
最痛是你的被欺凌
最痛是你過往的無助
最痛是沒有對你善待
最痛是沒有好好瞭解你

你彷彿從前
每天每刻突然闖進來
叫我驚訝
叫我苦惱
叫我憧憬未來
你不曾離去

深深的思念
淡淡的遺忘
我將永久失去你

善待人身 提舍

當我們正享受一餐盛宴時，可有想過這餐盛宴得來不易。這餐盛宴的花費，需經過數小時乃至一天辛勤的工作，取得工資後才能獲得。當享用完畢，很快肚子便餓了，需要工作去取得工資，但不能再盛宴了，只可吃飽便算。一天三餐，皆要辛勤工作才能取得；一個月三十天，一年十二個月，一生無間斷地吃，可要花費多少才能延續這人身？可要工作多少時數才能長養此色身？可見此色身的延續不易，必需有所付出。除了吃，我們的色身尚要穿衣服，需要出行，到很多地方去，需要有一處牢固安全之所，舒適的家居去生活。另一方面，在精神上的長養，如藝術的培養，宗教的皈依等所花費，絕對不下於色身。

可有想過這些需要多少資糧？佛家說，所有我們今天的享用皆是前生，多生多世的善行累積得來，才有今生的人身，不會無原無因，突然發生的事。那麼，我們要布施多少物資，幫助多少人才能成就此人身，才能使人身延續下去？要持戒、忍辱、精進多少，才能使人身趨於完滿？今天，我們辛勤一天的工作，亦只能勉強應付一天色身所需；若我們生病，或其他原因，沒有機會工作，如何能使色身延續下去。我們的色身每分每秒在耗盡我們的福報，可是我們不一定有機會去求取福報。因此，可以知道我們的人身，非一生一世累積得來，可以是多生多世，甚至無數世的福報累積，才能得此人身。可是此人身的福報消耗卻如此大，如此快。當福報耗盡時，亦是生命完結時。只有重頭再來，經多生多世的累積福報，再來一次短暫的人身。

因此，別人看這人身，雖然不美滿，充滿很多不如意，但卻得來不易，該好好珍惜，作有意義的事。

由此可見，不需要工作是否好事，享受是否好事？這些世人顛倒的想法，與佛家的想法有很大的分別。

佛家的人身難得，看似誇大不實，但仔細分析，卻合情合理，難怪佛陀說人身如手中土般難得。

佛家的惜福概念，亦有助我們的人身成就。很多人福報好，什麼都不缺，以為凡事得來皆易，便不珍惜，甚至浪費，到一無所有時才警醒，只可惜已太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努力去賺錢，當賺取足夠後卻不能停止，仍然無休止地全力去賺取，而賺來的金錢卻沒有好好去利用，亦用不了那麼多，只好放在一旁，當離世時，不是掉失，就是讓後人爭奪，害人不淺。而多生多世累積的福報便化為烏有，再續人身恐有困難，且讓福報變成惡業，實叫人唏噓。

人身既是那麼難得，要延續亦不容易，當針對性地保住這人身。首要是惜福，即不浪費。若小心計算，我們每天浪費的東西不少呢！物質的遺棄，濫用，到處可見，尚有時間的浪費，機會的浪費，學習的浪費等，多不勝數。浪費就是不必要，無意義，或未盡其用的東西。這是惜福概念。

再而是培福，如何將已有的福報好好增值，及如何求取最大的福報，我們最大的浪費就是沒有好好運用福報去培福。正如商賈努力賺錢而不能停下來，亦沒有為賺到的錢尋找出路，好好去造福人羣，變成金錢的奴隸。培福就是主動地去作善行，尋求更大的福報，且於最少的付出而能得到最大的福報，這如佛經中所載「捨一得萬報」，其間必需有智慧去主導，這智慧是有理性的智慧，即如何理性地去衡量所付出，能有效地達成目標。及形而上的智慧，即不能用常理去測度及解釋，這便需要用信的智慧。在佛經中比比皆是，教導我們如何培福。雖然我們沒有足夠的智慧去接受，但從理性去分析，佛經裏沒有說錯之處，及徵之過往事實，確如所言，當以信的智慧去培福。最佳培福的地方及方法莫如在佛經中尋求，其福報之大，如不落三惡道，多生受樂，乃至成佛道。及付出之小如一瞻一禮，至心念誦等，如此簡單，卻竟有如此不可思議大利益，若沒有信的智慧，實難以獲得。

人身可貴之處，是能做有意義之事，其功效之大，非其他六道眾生所能想像，可以說，其他六道眾生沒有能力及機會去做有意義之事。如此珍貴的人身，卻被無數人忽略，虛耗，自暴自棄，實在可惜。歷史上，不少偉人作出有意義之事，利益人類社會，但不計較付出，造福千秋萬世，成就佛家所說的菩提心，只可惜佔人類的比率太少。

人身難得，得之不珍惜猶如不得。既得人身，當好好思量如何善待，不枉此身。



如何接觸佛教 賢護

什麼是佛教？

如何從外分辨是佛教？

如何確認是佛教？

當突然對佛教產生興趣，要去接觸；當遇到人生挫折，人生轉捩點，徬徨無助時，要往佛教地方過濾；當人生順遂，有所感恩，與人分享，欲往佛教地方答謝時，從那種途徑進入佛教？

佛法僧，三寶是佛教。佛是佛陀，法是佛陀的教法，僧是賢聖僧。可惜眾生福薄，無法親見，親聆佛陀的教法，賢聖僧亦不多見於世間。只有仰仗住持三寶，佛像，經書及凡夫僧去續佛慧命，雖是住持三寶，功德亦無量無邊，影響深遠。

佛已離去，如何能接觸佛教？至為重要。佛遺給我們的有佛像。每見佛像，定有深遠的懷念，深深的尊敬，除了讚嘆外，必身不由己地頂禮。此外，佛的教法有大量的經書，讓我們心開意解，乃至悟入。更有龐大的出家僧團，繼承及發揚佛的教義，更有眾多的居士組織，從各方面去宣揚佛教，使正法能久住，去除眾生的苦惱。而佛寺更是佛的地方，將佛像、經書、出家人聚在一處，以佛法為主導，出現於世間。當眾生遇到人生挫折，或是要親近佛教，這些皆是明確的途徑，作眾生的依怙。

在芸芸人海，萬事萬物中，如何去找尋佛教？如何眾裏尋他？別認為那是容易的事。在眾多不認識佛教，或從沒接觸過佛教的人來說，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或許說那是福緣不夠吧。甚至誤入冒佛外道，更苦不堪言。因此，弘揚佛教之士應以眾生的障難角度，去為眾生打開佛教的大門，讓眾生進入三寶麾下。而出現於世能有效讓人辨析的有以下三種：

- 一、 出家人
- 二、 佛寺
- 三、 經書

大心之士該在這三方面努力做好，讓無知的眾生能有機會接觸佛法，乃至入門，乃至深入，最佳是將三者集合一處，發揮全面功效。因此，建造佛寺是最好的方式，讓人從遠處看到紅牆、綠瓦，趕忙過來，進內參拜佛像，尋覓經書，繼而找出家人指點迷津。佛寺是一處三寶具足的地方。可是，一般佛寺較為偏遠，在忙碌的現世代不太方便，若是在市內建佛寺，則規模不會太大，限制亦多。佛陀在世時，曾指導佛寺應建在市區邊緣，不能離民眾太遠，但亦不應在市中心，擾攘不安。

以上資料，可供弘法者好好參考。

老師父的話

誤墮塵網 浮浮生

大雄寶殿內，一對夫婦必恭必敬地以頭面接足禮佛，女的在男停止後仍不斷禮下去，久久不能停下來，且不時啜泣淌淚，神情悽怨，男的實在不忍心，安慰道：「人死不能復生，你不要過度悲傷，傷害身體。」

一位男子走進大殿，煩躁地對著佛像拜下去，霍地站起來。繼而匆匆拜下，再急急站起來，如是不停以頭面接足禮叩拜。最後，平靜下來，慢慢地繼續不斷叩拜。口中念念道：「禍水紅顏，但願我能出家，不近女色。」

一位女子走進大殿，合掌專注望著大佛像，口中念念道：「佛陀啊！請指示我抉擇，在這生死關頭，我該將事業堅持下去，還是抽身而退？」繼而緩緩拜下去，站起來，不停地以頭面接足禮叩拜。

一位魁梧的男子走進大殿，緩緩拜下，上衣揚起，露出腰旁一把長刀，繼而站起，長刀隱在上衣內。男子合掌仰首對著佛像，輕聲道：「佛祖！請賜我以力量，大殺四方，保我平安吉祥。」

一位小沙彌走進大殿，面對五人道：「五位施主請往後園，老師父正在等你們。」

後園一大片草地，一棵大樹下。老師父盤坐在一塊大石上安祥莞爾，對著五人道：「請坐。」

五人紛紛盤坐在圍繞大石的五塊小石上，默然不語。

老師父續道：「對了，你們還能記起自己從前常坐之座，還是如此安然舒適於此座上，你們煩惱盡除，於此座上，你們回復原來的純真，於此座上，你們當記起宿昔往事，包括凡塵俗網。」

很久很久以前，同樣有一位老師父安坐我此座上，同樣有五位小孩分坐你們的座上，同樣風和日麗，微風輕拂。老師父述說著人生大道理，無限時空的交錯。可是小孩們聽得似懂非懂，只嚮往世俗凡塵，無視人生真像。輪迴伊始開展，點滴的醒悟就在石塊上累積。」

他的一生

逛書店 寂慧

「你每天如是出外逛書店，就此度過一生嗎？」老婦人對著一位正在整裝出外的男子道。

「你為何不找一份正式的工作，安穩穩過日子？為何要如此拮据過日子？」老婦看他沒回應，續道：

「自從畢業後，你從沒正式工作過，老是向我要錢。我這身軀，恐怕不能再長久工作了。你已步入中年，尚未娶妻，叫我每天乾著急，也不為我這老人家著想。你什麼不對我皆能容忍，但不娶妻生子，則是我不能接受的。」

「難道你要我看那些市僧人的臉色？難道你要我每天重複一些無意義的工作？難道你要我一生過無聊的生活？」

你要我娶一些俗不可耐的女子，吵吵嚷嚷過一生？我這樣陪伴你、照顧你，不是更好嗎？你曾經教導我要做一個好人，不要作奸犯科，其他皆不重要，老師亦教導，立足社會，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不要破壞社會，我已做到了，你們還是不滿意，還是要我妥協！」

「難道你就是這樣，每天泡書局，就此了結一生嗎？你不悶嗎？不生兒育女嗎？」老婦不服氣道。

「當然不悶，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從前我搜羅了不少絕版書，那可是一個寶藏啊！但這些已沒有多大意義，最近我在搜羅佛經，那才是無盡寶藏啊！我將樂此不疲，再不會搜羅其他書了，那將是我終極嗜好，耗盡我一生。不！我往後的無盡多生多世，亦會如是度過，不會沉悶的。」

他將目光從遠處帶回來，望著老婦，有所感悟道：「媽！我們現在不是很好嗎？我每天可以陪伴你，照顧你，雖然生活拮据，但能夠與你完完整整地朝夕相對，不是很好嗎？若結婚生子，我恐怕不能再如此陪伴你，照顧你，你定會後悔啊！」

將來如何，難以猜測，縱使我要陪伴你，亦可能有種種因緣無法滿願；縱使我要逛書局，亦有種種因緣使我無法繼續，你可知道已有很多書局倒閉了嗎？世界在急速轉變，我能否陪伴你，或是每天安然逛書店，再不敢保證。遑論終其一生！」

瑜伽菩薩戒法要講述 寂慧

佛於聲聞別解脫戒中，為了令聲聞人於世間事少事、少業、少欲望，才建立遮戒，讓他們減少世間事務，專注於自利為勝的解脫道。這些，菩薩便不應該學，不共學此遮戒。何以故？聲聞人以自利為主，專注修行，專注解脫道。當然少管他人事為妙，為好。當然是少事、少業、少欲望。可是，菩薩以利他為勝，不顧自利，不能少事、少業、少希望住，否則無由幫助眾生，無由利他，與聲聞人的做法，剛剛相反。

佛以戒律制諸居士，不可隨便批評出家人，因為出家人可以是聲聞僧，少事、少業、少希望住，是佛所許的；出家人亦可以是菩薩僧，為了利益眾生，「多事、多業、多希望住」，也是佛所許的。聲聞僧與菩薩僧各有發心，非一般居士能了知，聲聞戒與菩薩戒各有開顯，非一般居士能明了，妄加批評只會觸犯戒律。

菩薩如何不少事、少業、少希望住？

為了利他，菩薩不只從親戚鄰里求種種衣服，就是非親里，不認識的人：如長者、居士、宗教師等，恣意，隨意向施主求取。隨意，隨其意願，不使其有煩惱，有壓力，而生歡喜心行布施，還需觀察彼有情有力，或還無力，不能強求。求衣服如是，求鉢亦如是，求種種絲、線、綿紗，讓非親里製作衣服，再布施出去。

為了利益他人，可以積集貯藏過百的蠶衣、絹衣、坐卧具、漂亮的、可以染成各種漂亮顏色的，過百數，或更多數量。這些雖與聲聞的少事、少業、少希望住有違，但為了利益眾生，菩薩不能與聲聞共學，廣行積集布施。但菩薩需無愛染心。

僑奢耶衣，印度之蠶絲，蠶成蛾後飛去，遺下繭絲以製衣，不傷生。

古代以衣食為重要的民生事項，菩薩的「多事、多業、多希望住」，亦以重要的民生為主，而非裝飾或一般事項。不只顧及親里，亦顧及不認識的人；為利他故，作種種預備，使織作衣。這些俱是菩薩利他的表現，「多事、多業、多希望住」。

因此，當菩薩安住律儀淨戒，若懷嫌恨心、恚惱心，「少事、少業、少希望住」，是有違犯菩薩戒的，且是染污性違犯。

可是，由於懶惰、疏忽、忘失、無記之心而犯，少事、少業、少希望住，是有犯，有所違越，卻是非染違犯。

編輯：菩薩藏編委會 發行：佛教慈悲服務中心 贈閱：佛哲書舍

上環 文咸東街121號
電話：(852) 3421-2231

台北店：重慶南路1段61號6樓
電話：(02) 2370-4971

旺角：洗衣街185號地下
電話：(852) 2391-8143

澳門店：媽閣河邊新街302號豐順新村
第四座地下 H座
電話：(853) 2822-7044

元朗：泰祥街37號地下
電話：(852) 2479-5883



buddhist-bookshop.com

1115, Cosmo Plaza
8788, McKim Way,
Richmond, B.C., V6X4E2
Canada
Tel: (1) 604 370-0956